

盂兰盆节与日本人的祖先信仰

邢永凤

摘要：盂兰盆节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一系列仪式是与已逝祖先相关的祭祖活动。因此，通过盂兰盆节可以了解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信仰等。本文拟通过考察日本盂兰盆节的仪式，揭示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观念等，并考察当今社会盂兰盆节所被赋予的新的内涵。另外，通过研究盂兰盆节可以了解日本传统节日的深层文化内涵以及日本人精神世界。

关键词：盂兰盆节 盂兰盆舞 祖先信仰 氏神观念

盂兰盆节起源于印度，经中国传入日本，现成为日本仅次于新年的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盂兰盆节的渊源及发展状况中日两国学者都有研究，中国学者范军《盂兰盆的宗教渊流》¹、谢婉若《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²等研究中，都主张盂兰盆节有着儒释道三种文化背景，承载着多种文化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它有时是佛教形式占主导地位，有时是道教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到明清时期成为世俗化的娱乐，狂欢形式之一。至近现代随着佛教的衰弱，盂兰盆节的节日习俗已经失去了孝亲敬祖、敬佛斋僧的正统佛教因素，演变为大杀牲畜、施与鬼神的民间习俗合流。所以，盂兰盆节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消失殆尽，仅在闽南的部分地区保存着中元节的传统习俗。

日本学者赤松孝章，在其论文《盂兰盆考》中，从历代文献出发，对“盂”字、“兰”字以及“盆”字的使用进行了考证，不仅梳理了盂兰盆节的流变，更从宗教学领域论证了盂兰盆节的佛教渊源，从而断定了盂兰盆节是佛教与日本传统的祖先信仰相结合的产物³，然而该文却没有明确日本人的祖先信仰是什么。王猛在其《从盂兰盆节看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一文中，提及盂兰盆节中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祖先信仰问题。但祖先信仰属于日本民俗学的核心内容⁴，该文对民俗学中关于祖先信仰的论

述却无任何涉及。

盂兰盆节作为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一系列仪式是与已逝祖先相关的祭祖活动。因此，通过盂兰盆节可以了解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信仰等。本文拟通过考察日本盂兰盆节的仪式，结合柳田民俗学的“氏神信仰”学说，揭示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观念等，并考察当今社会盂兰盆节所被赋予的新的内涵。

一、日本的盂兰盆节

盂兰盆，梵语为 Ullambana，梵文原义为“倒悬”，意思是苦之甚者，“拯救倒悬之苦”即盂兰盆会的本意。《盂兰盆经》记载：目连是释迦十大弟子之一，为拯救坠入恶鬼道、忍受倒悬之苦的母亲，向佛祖祈求帮助。佛祖称其母罪孽深重，要依靠十万僧众的力量，并警示他于7月15日设盂兰盆供，以百味饭供养四方僧众方可拯救其母。目连按佛祖旨意最终从恶鬼道解救了母亲。关于盂兰盆经的内容学界有各种意见⁵。本文认为，正是盂兰盆经的内容与中国的孝道思想的吻合，才是其在中国流传久远的主要原因，这也可以说是盂兰盆节中国化的结果。盂兰盆节的主要目的在于以盆施僧，超度前世父母。

盂兰盆节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盂兰盆会”，简称“o-bon”。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中有明确的记载是公元606年：“自是年初，每寺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设斋”⁶。在日本真正把其作为祭祀活动正式举行的是在公元657年，《日本书纪》中记载：“庚寅，诏群臣，于京内诸寺，劝讲盂兰盆经”⁷。该书所记述的都是天皇为主体的佛教活动，因此可以看出在平安时代之前，盂兰盆会的内容为供养自恣僧，其范围也只是在贵族与寺院举行。而到镰仓时代，盂兰盆会的传播范围逐渐广泛，武士阶层中兴起“家盆”，即供奉死去的父母和祖先，民间施“饿鬼”、“火字”、“灯会”等活动也相伴举行。室町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各地的寺院遭到极大的破坏，寺院的盂兰盆会不断衰败，只剩下民间的盂兰盆习俗还在继续传承。江户时代，日本社会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和平的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盂兰盆的习俗也得到了发展，现代社会的盂兰盆习俗基本上以江户时代为原型。

日本的盂兰盆节，一般是8月13、14、15日三天举行祭祖仪式。在明治维新以

前，日本采用农历，因此，每年的7月15日前后，日本各地都举行3天的祭祖仪式。在1872年以后，日本采用西历，日本的传统节日都改为阳历举行。但由于传统节日都与农耕密切相关，单纯的改为阳历，会使节日与各种农业活动产生矛盾。于是，各地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将阳历的节日推迟一个月举行。农历7月15日孟兰盆节就这样改在阳历8月举行。但在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仍然沿用明治维新以前的习惯，在农历的7月15日举行祭祖仪式，因此，冲绳的孟兰盆节称为“旧盆”。而位于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地区及北陆地区，则在阳历的7月13、14、15日三天举行祭祖仪式。但最为普遍的是阳历8月15日的前后三天时间。其中13日为迎盆，意为迎接祖先的灵魂回家，14日为中盆，即祖先的灵魂在家的时间，15日为送盆，即送别祖先灵魂的时间。

日本孟兰盆节的仪式具体如下⁸：

迎盆，即迎接祖先的灵魂回家。孟兰盆节的第一天为迎盆，有的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彩条，上面写着：“祖先代代”、“山川”、“南无阿弥陀佛”等字样，意思是呼唤远在山林川泽之地的祖先们回家。也有的去墓地请祖先回家，在祖先的墓地烧香祈祷之后，做背人的动作，意为背祖先的灵魂回家。有的地区是在祖先墓前点燃从家里带来的纸灯笼里的蜡烛，带祖先之魂回家。在迎接祖先的灵魂回家之前，家里要备好祭祀台。祭祀台是用竹竿、蒲草席搭成，称为“精棚”、“精灵棚”。如果家里有夭折的人，就再搭一个低矮的小棚供其栖身，分享家人的祭祀。

中盆，即供养祖先的仪式。在祭祀台上摆放祭品，每日点香、供茶，以及各种不同的饭菜，请祖先享用。在仪式期间，有被称作“盆礼”或者“盆义理”⁹的相互访问，即亲朋好友都要相互串亲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盆礼都必须先向祭祀台上行礼，并在盆棚进献祭品，以示对祖先的问候。孟兰盆节期间必须先问候逝者，再问候生者。

送盆，即送祖先归去。最后一天晚上全家人点灯笼送祖先到坟墓，在墓前点香、行礼，并在墓前熄灭蜡烛后结束整个盆节仪式。但有的地区迎送祖先仪式都是不是去墓地，而是在自家门口点上“迎火”和“送火”作为迎接祖先、送别祖先的仪式。另外，在关西和东北地区的村落还有另一种送别祖先灵魂的仪式，叫“灯笼流”，意为请祖先顺水回去，同时将祭品顺水送到祖先那里。

盂兰盆节作为日本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以及灵魂信仰。日本人相信，人死后的灵魂依然存在，通过定期祭奠逝去的人，使其灵魂逐渐得到净化，在其死后33年的祭奠法事之后，死者的灵魂便会超度升天与其他祖先会合，从此，个体的灵魂转化成集体性的灵魂。因此日本人一般不会为逝去33年之后的死者举行单独的祭奠仪式。

在这种灵魂信仰下，每年盂兰盆节回家的有两类灵魂，一类是个性灵魂，即逝去不到33年的亲属；另一类则称为“祖先”，他们不分性别、不分辈分，是一个群体，他们的灵魂也是群体性的灵魂。在祭奠仪式中，新逝亲属的祭奠最为隆重，在日本各地都有优先祭祀新逝者的“新盆”仪式。“新盆”即死后第一次接受祭祀的逝者，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接受家人的祭奠，所以，仪式相当隆重。一般是提前一天在家门口张挂“新盆灯笼”，在家摆设的祭坛前也要摆放“新盆灯笼”，并于当日傍晚去墓前迎接新逝者，为新的灵魂引路，请其回家接受祭祀，并请寺院的僧侣来专门为其念经、超度。

日本现行的盂兰盆（节）会的仪式已经脱离了佛教的内容，演变为请祖先回家接受子孙祭祀的民间祭祖仪式。虽然盂兰盆节的仪式中还遗留着请僧侣念经的佛教行为，但盂兰盆节的实质是祭祖，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各种形式的盂兰盆舞

盂兰盆节期间，各地的寺院或者广场都要举行盂兰盆舞。举办盆舞的目的说法不一，一说是为慰藉祖先而举行的，也有说是为防止新逝的灵魂迷路而举行的。笔者2003年8月与2004年8月，曾经经历过两次盆舞大会。

一个是2003年8月16日举行的山口县美东町的盆舞大会。美东町距离山口市40公里，人口仅有6004人，面积为129平方公里，是一个以林业和农业为主的小城镇。美东町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区，此地拥有日本最古老的铜山与铜矿，世界上罕见的卡斯特地形的秋吉台与秋芳洞就在处附近。此处较好地保留了日本原始风貌，是一个相对封闭、相对偏僻的城镇，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人口下降趋势明显，已于2008年与另外两个地区合并为美弥市。正因为如此，此地的盂兰盆会别有特色。

2004年8月16日，黄昏时分，村里的小广场上摆设一个高台，高台上还立着一个“三界万灵”的牌位，供养台上，堆积着人们敬献的各种水果和点心，上面挂满了灯笼，村里的男女老少身着夏季的和服，很多人手持团扇，都渐渐积聚于此，他们首先在高台下跪拜祖先，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祝福，然后自然地伴着音乐，围成圆圈舞蹈。有新逝者的家庭则将新逝者的灵牌背于背上，与全村的人一起舞蹈，村里的青年们奏乐、打鼓、跳舞。在凉爽的夏日黄昏中，“盆舞”很有一种幽玄的感觉。盆舞结束后，有“新盆”的家庭向村里人道谢，并赠送给他们一些纪念品表示谢意。表示谢意的原因，据说是村民共同的盆舞愉悦了新逝家庭的祖先，同时也让新逝的先人得到了满足。

笔者见到的日本四国地区的盆舞更有特色。在广场上，摆放着供桌，桌的两旁挂着高高的灯笼，上写着“献灯”二字，桌子的上面还有一块“地藏大菩萨”的牌子，很多人燃起蜡烛，插在供桌上，据说是给回来享受的祖先照明。供桌的前面是香火盆，盆子里的香火不断，香烟袅袅，而这个地区，来参加盆舞人都带着面具，在幽暗的烛光下，真有些分不清舞动的是人还是“鬼”。人们相信，通过这样的仪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祖先的灵魂得以慰藉，愉悦祖先。

笔者多年居住的山口市每年都在这个时期举行盆舞大会，并经常邀请各国留学生参加。与美东町相比，山口市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它是山口县的省会城市，是山口的政治经济中心，大约有10万人，市内有多所教育机构，留学生人数达300人左右。2004年8月16日，我和很多留学生都参加了山口市平川地区的孟兰盆舞。那是个夏日的黄昏，在空旷的山口市平川小学的操场上，半空中悬挂着红灯笼，里面点燃蜡烛，在幽暗的烛光下，上百人和着古老音乐的节拍，围着圈跳舞。山口市“孟兰盆舞保存会”的老者们，敲着大鼓，和着录音机里的音乐，深情地吟唱着年轻人谁也听不懂的古老歌谣，尽情地抒发着他们对祖先的崇敬之情。这样的盆舞，舍弃了祭祀祖先仪式中那种庄重与敬畏之心，也没有献灯、供桌以及香火盆等祭祀祖先的场景，完全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夏季纳凉活动，更是夏日黄昏的一道风景。

由此看来，日本的盆舞大会既有传统的祭祀性质的盆舞，也有现代社交性质的盆舞，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祭祀形式，还是一种具有社交功能的集体行为。日本人通过传统的具有祭祀性质的盆舞和现代社交性质的盆舞，促进了人们的相互联

系，增进了地缘关系的亲近感。这也是日本盂兰盆节的一大特征。

可以说，迎盆、中盆、送盆的仪式表达了对祖先的尊敬之意，祭祀用品、祭祀形式等表达了对祖先的尊敬之情。而“盆舞”则是实现人与灵魂的同愉同乐，即把逝者灵魂的需求与生者的需求同等看待，让他们尽享人间的娱乐。

三、盂兰盆节与日本人的信仰

日本的盂兰盆节作为日本重要祭祖节日，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人的祖先信仰。因为日本人相信，死亡并不代表生命的结束，人死后灵魂与肉体分离，去往山上或海上，而灵魂开始处于一种可怕的亡灵状态，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在得到人们的定期供养和祭祀后，亡灵会逐渐净化，失去个性，成为人们稳定的共同尊奉的祖灵。因此，无论是刚刚去世的人还是祖灵都需要人们的祭祀和供养，得到祭祀和供养的祖灵就会护佑子孙，保佑子孙的幸福，并带来丰收。这种祖灵在日本民俗学上被称为“氏神”或者“田神”¹⁰。关于日本人的氏神信仰问题，最早进行研究的是日本民俗学的鼻祖柳田国男。在他的《祖先的故事》¹¹、《日本的节日》¹²、《氏神与氏子》¹³等篇章中，对日本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柳田认为，氏神信仰是各种各样民俗现象的基础，在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构成了日本人宗教意识的最基本形态，氏神信仰与人们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和生存价值以及人们的伦理意识有着深层的关系。氏神指的是什么？柳田国男这样写道：

氏神就是把本来供奉着祖先的灵魂作为神来供养。且氏神并不仅仅是最初的祖先灵魂，而是包括祖祖辈辈祖先们的灵魂的融合体，即氏神就是祖祖辈辈的祖先们的灵魂融合为一体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人死后过一段时间其灵魂就会融入氏神之中¹⁴。

所谓的氏神即是祖先灵魂的集合体。通过定期祭祀逝去的个体祖先，使其灵魂逐渐得到净化，祖先的灵魂便会超度升天与其他祖先会合，从此，由个性的灵魂转

化成集体性的灵魂,即他们的氏族神。关于氏神的发展演变,柳田国男也做过详细的叙述,氏神除了指祖先灵魂的融合体之外,同时还指守护这一方土地的神灵¹⁵,在历史上,氏神有过狭义的仅指“一门氏神”的时期,但是随着日本社会氏族的解体以及相互的融合,形成了氏神的合祀,经过这一过程氏神不再是单指某个氏族的祖先,而成为不同血统、不同姓氏、不同家族共同祭祀的“村氏神”¹⁶。村氏神便成为一个地区的共同祖先,但人死后的灵魂要融合到氏神之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柳田国男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分为三种:洁净成神的灵魂;受到子孙供奉但还有污秽的灵魂;没有子孙供奉的或者是有怨、有恨的灵魂¹⁷。因此并非死后的灵魂都能立即成为氏族神,他们需要将污秽除净之后才可能变为神。而去除污秽的过程大约需要33年,同时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子孙的祭祀和供养,使他们死后的生活稳定下来。柳田曾经这样写到:

我们的祖先的灵魂都期待着子孙的供奉,他们把这一点作为应享有的权利来看待,如果死后没有得到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供奉的话,就不会得到幸福¹⁸。

而对祖先的祭祀与供养,便是孟兰盆节最重要的目的。人们对祖先的祭祀是反映了他们对人死后的魂念念不忘,出于敬畏之心,定期对其祭拜。因为日本人相信,得不到祭祀的祖先的灵魂会到人间作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而子孙的定期祭祀,会使祖先的灵魂有所凭依,得享香火,祖先的灵魂便能上升成为一种安定的、有护佑能力的神。子孙的供养,便是祖先们的幸福。因此,他们怀着敬畏的心情对待死者的灵魂。同时,柳田国男还写到:

神因人的尊敬而威力大增,人凭神的德佑而增运¹⁹。

因此,祭祖活动与得到祖先的护佑是互相关联的行为。

同时柳田认为,由于子孙的祭祀和供养而得以净化的祖先,融合成氏族神后,不是存在于与现实社会相隔绝的另一个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离氏族居住地相隔不远

的山上。一代又一代的祖先灵魂保持着与子孙们的关系，每年隔一段时间就去子孙家里拜访，守护着家族成员，保护着乡土。因此，即使死了，其灵魂也不离开自己的故土，而且还要从故乡的山顶上守护着子孙的生活，祈祷子孙的繁荣和勤勉²⁰。因此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逝去的祖先与自己的生活是通过像盂兰盆这样的祭祖仪式相互维系的。同时，日本人认为，家的代代相传，子孙的绵延不断，以及个体的生命都是源于连接在一起的祖先留下的轨迹，他们在考虑自己存在的同时首先感谢祖先的恩惠，这种信仰一定程度上支持着日本人正视自我、重视生命的人生观，以及他们的祖先信仰。

因此，对于日本人而言，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生命，“祖先之盆”亦是“生命之盆”。正是由于这样的祖先信仰一直支撑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盂兰盆节”才在日本有着如此强的生命力，成为民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综上所述，盂兰盆节与日本人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日本人而言，盂兰盆的祭祖活动是日本人得以存续，得以发展的精神支撑。同时，现代社会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也是家族团聚的重要节日，因此盂兰盆会也是日本人加深家族观念、增强地域关系的重要途径。在当今社会，盂兰盆这一传统节日有着无以取代的意义。

1 范军：《盂兰盆的宗教渊流》，《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3月。

2 谢婉若：《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2月。

3 赤松孝章：《盂兰盆考》，《高松大学纪要》33，2000年，第1—11页。

4 关于此仅有王猛：《从盂兰盆节看日本人的祖先信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1期。

5 日本学者认为盂兰盆经是伪经，其内容源自中国，具体请参照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84页；范军也认为盂兰盆经是中土人士的伪作，原因是其中的所强调的孝道、斋戒、以及七月十五这三个因素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请参考范军：《盂兰盆的宗教渊流》，《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3月；而有的学者认为其源于印度，并非伪经，例如学者吕澂，具体参考其《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

6 《日本书纪》下，第22卷，推古天皇，4月8日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岩波书店，1986年，第187页。

7 《日本书纪》下，第26卷，齐明天皇，7月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岩波书店，1986年，第341页。

- 8 具体请参考：仓林正次编《日本まつりと年中行事事典》，樱枫社，1983。
- 9 《先祖的话》，《柳田国男集》第十集，1970年，38页。
- 10 王猛：《从盂兰盆节看日本人的祖先信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1期，第24页。
- 11 《柳田国男集》第十集，筑摩书房，1970年。
- 12 《柳田国男集》第十集，筑摩书房，1970年。
- 13 《柳田国男集》第十一集，筑摩书房，1970年。
- 14 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学构想》，郭连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 15 但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是盂兰盆节的祭祀活动中，是祭祖活动而非祭祀当地的土地神的活动。
- 16 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学构想》，郭连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9—26页。
- 17 《柳田国男集》，第10卷，筑摩书房，1970年，第71页。
- 18 《柳田国男集》，第24卷，筑摩书房，1970年，第307页。
- 19 《柳田国男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70年，第443页。
- 20 川田稔：《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学构想》，郭连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15页。

(邢永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山东济南 250100)